

王 岚 / 主编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博士文库

A Cognitive Study of Causatives and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梁晓波 著

致使词汇与结构的认知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Monographs by Ph.D Holders,
English Department, PLA UFL*



A Cognitive Study of Classifiers and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by *David R. Dow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60607

王 岚 / 主编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博士文库

A Cognitive Study of Causatives and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梁晓波 著

致使词汇与结构的认知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Monographs by Ph.D Holders,
English Department, PLA UF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使词汇与结构的认知研究/梁晓波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4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博士文库/王岚主编)

ISBN 978-7-81091-588-5

I. 致… II. 梁… III. 认知科学:语言学-研究
IV.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651 号

责任编辑 薛巧玲

装帧设计 张 胜·生生书房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行管部) 网址:www.hupress.com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65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言

语言研究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同自然科学中的许多研究一样，也是在力图揭示一直困扰着我们的种种奥秘，揭示那些隐藏在背后而一旦发现就可能给我们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重大影响的奥秘。由于研究对象多与广大的人群相对生疏，自然科学的研究往往更容易被蒙上一种神秘的色彩，也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对语言研究来说，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知道，常人每天都在同语言打交道：用语言同各式各样的人交流，用语言书写风格迥异的文章，用语言表达自己对风云变幻的思想，用语言去达到自己或明或隐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一个正常的人，语言几乎是上天赐予他的另一个“终身伴侣”。从两三岁至离开这个世界，使用语言是他在整个社会中参与最多的活动。这样一来，语言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其研究的对象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是太熟悉了解了。结果可想而知，一方面，人们往往容易轻视或忽视对语言的研究，认为这其中的许多研究似乎多此一举；另一方面，也给语言研究者带来了研究选题的难度。面对着一个人们相对非常熟悉的对象，要对其进行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往往不是件易事。如何定下一个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课题，往往也是让每个语言学人很为痛苦，难以抉择，而对于大学里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来说，选择一个很好的研究突破口也往往不是件易事。

我指导的博士梁晓波似乎很能理解个中曲委，也很能明白作

为语言研究者身上的责任。在读博期间，他就表现出了善于观察语言事实，善于将语言中小的问题放大，并从中挖掘出很有意义很有兴趣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经常将语言与哲学关联起来。对于他的博士论文的选题，我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那是在一年级学习的一次讨论课上，他详细地向几位在场的讨论者展示了他的研究课题，是有关致使结构的认知研究。从他对课题的介绍，我就深感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领域。

俗话说，一滴水中可以看清宇宙。同样，语言中的一个小题也能反映语言的方方面面。对语言中致使现象的研究当然应该是能够很好地反映语言中许多有趣的奥秘的。致使现象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直观现象，而是在人们认知发展到一定阶段，将事物的因果关系联系到一起后所形成的对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观表征，在语言结构上就表现为致使结构（*causative construction*），在词语层面上则表现为致使词汇，尤为典型的是表现为致使助动词（*causative auxiliary*）。由于客观世界事物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关系的普遍性，致使结构在人类语言中也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许多语言中甚至还有专门的表达法。国外的研究突出地表现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中。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加强，而梁晓波博士的研究应该是众多研究中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支。

在定题之后的研究中，他不断地同我讨论，许多时候他都言之有据却也不乏几分年轻人的胆气。一旦与我的意见相左时，他就去查资料，或泡图书馆，或回宿舍翻阅有关材料。多少次他往返于复旦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的路上。为学之艰辛，他应该是深深体会到了。这正符合我对他的要求：研究要大胆地设想，小心地求证。随着研究的进展，他论文的思想也越来越成熟，思路也越来越清晰。在他动笔开始写作的时候，论文其实早已是成竹在胸了。

论文重点围绕致使结构的主观化展开，给我们提供了致使结构的一个丰富图景，其中详论了致使结构的主观化、隐喻化和语

法化，最后归论在致使结构的原型。许多方面是前人没有进行详细和系统考虑的，尤其是主观化、隐喻化的一番深入讨论，让我们更加体会到语言研究中应该系统与联系地看待问题。文中引用了多语种的例证，重点是英汉两种语言的例子，还适当地让我们看到了英汉两种语言中致使结构多方面的不同，这部分后来由我们俩合作发表了论文。

他们这一届的学生已毕业几年了，不时传来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消息。为师每每心中为之感慨，为之欣慰，也充满了对他们以往在校学习的日子的怀念。偶尔从他们的邮件、电话或短信中还能感受到他们依旧保持着在复旦学习时对语言学的一种无比的追求和激情。真的想好好祝福他们。正在我感伤之际，梁晓波博士就来邀我为他的著作作序。我当然欣然允诺。应该说，我既是他的导师，也是他的好友，学术上的好友。时至今日，我还每每能从他的邮件中感受到他勤奋好学、对学问执著的心态。但愿他能在今后的路上走得更好。

学问能否做好，关键是态度。有着慎重的态度，少一点浮躁的心态，多一些对学术的实质追求，其结果往往是人们所期待的。作为他的导师，更希望他能在学术的道路上越探越高，越究越深。真正做一个学者，乃是一辈子对自己目标孜孜不倦的追求。

熊 学 亮

2006 年 7 月于复旦大学

前 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形形色色的原因所编织成的致使网络世界中。现实世界致使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致使词汇和结构成为世界各语言中不可避免的语言现象。哲学界对致使现象的研究至今仍未达成统一的共识，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只是揭示了儿童在早期会逐渐形成致使的概念。在语言学界，传统的研究只是提供了各不相同的方法来描述致使词语和结构的众多特征。诚然，这些研究也提供了许多深刻的见解。比如，生成语义学家们就对如何理解致使词汇和结构与其他语法范畴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很具启发性的思路。但是，由于他们一味坚持共时的研究，忽视了历史的研究，同时又片面强调句法的独立性，因而不可能对致使词汇和结构有一个全面合理的视角，也不能为致使词汇和结构的本质提供一个认知性的解释。

有鉴于此，本研究所采取的是认知语言学的取向。认知语言学有其独特的优势，它首先强调语言使用者——人的亲身经历，在此基础上，形成人类普遍性的认知原则，并利用这些原则来对周围世界进行概念化。这样的取向，使得认知语言学别具特色，能够认清语言中其他研究视角无法看清的语言中的众多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本研究的认知特色将能够对致使词汇和结构提供一个让人信服且较为全面的解释，尤其是能够揭示致使词汇与结构和现实世界中致使事件相互联系的关系，并能对语言中形式各异

的致使词汇与结构的认知特性提供一个全面的解释。本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致使词汇与结构,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语言、大脑和世界的关系。它也会促进我们进一步理解认知语言学的解释力,并有助于认知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

本研究采用了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理论与框架,按照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对致使结构经验性的基础、概念化、主观化、隐喻化、语法化和理想化认知模型进行了探讨,并将它们系统地结合成为一体。

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八章:第一章介绍了论文的原理、目标、研究方法和论文的结构,对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第二章是总论,回顾了致使词汇与结构研究方面所涉及的哲学背景、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语言学界的传统研究等主要方面。其中,对语言学界的传统研究进行了重点介绍,包括致使词汇的定义、形态和语义类型、直接型和间接型致使词汇、指示型和操纵型的致使词汇、致使词汇的语义分解、致使结构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和语言类型学方面的研究状况。总论指出,目前,对于客观世界致使事件是如何以认知的形式被实施概念化的人概念化并以主观化的多种形式映现到语言中的认知过程和众多表现还没有被很好地研究。传统研究的缺陷使得这些研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这恰好可以通过认知语言学来完成。

第三章对致使结构的经验性基础从认知的角度进行了论证。本书主要探讨了致使概念的个体发生学上与现实致使现象的渊源关系,致使词汇与结构同现实世界中致使事件在结构、时序和概念复杂度上的象似性关系以及致使结构与致使事件在作用力图式基础上相互对应的关系。本章是整个研究的出发点。

第四章主要描述了致使结构的主观化问题。首先介绍了主观化方面的基本思想,然后对造成致使结构主观化的几个认知原则所形成的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实施概念化的人会运用的侧面效应、视窗效应和视角效应。研究表明,致使

事件并非是如第三章所指出的那样完全客观地在语言层面上得到表征,即表现为普通的致使结构。相反,致使事件的语言表达式——致使结构是一个主观化的结果,会表现为紧凑的单一事件致使结构、致使结构链中的不同部分映现到致使者的角色结构形式、致使结构的台下观察模式形式(包括突显的动作作为致使动词、致使动作的被动化、致使结构的逆序化、致使动作的名物化、认知情态化、介词表达等)和台上观察模式形式(包括致使角色的第一人称形式和致使言语行为形式等)。

第五章阐述了致使结构被实施概念化的人运用认知的过程进行隐喻化的众多表现。本章可以看作是第四章的继续,主要涉及了转喻、拟人、概念隐喻和语法隐喻。转喻思维使得实施概念化的人在对致使事件概念化过程中选择最具典型意义的动作、物体和特征来代表整个致使动作;拟人化使得实施概念化的人对其他非人性的事物或物体赋予人性,并将它们安排到典型意义上属于人的致使者的角色中去。概念隐喻的讨论表明在对致使结构的表达中,有几个基本的概念隐喻会出现:致使是作用力、致使是地点的变化、致使是给予、致使是制造以及容器隐喻等。语法隐喻让我们看到典型的致使结构会在语言的层面以含 *because*、致使名词化、致使介词化或表道义性情态动词的句式甚至是语用层面的致使言语语用行为表现出来。

第六章考察了致使结构的语法化,主要集中在致使助动词、致使词缀和致使迂回式的语法化形式。语料以英汉为主,在词缀方面涉及了更多的语料。此部分亦被看作是对第四章研究的有力补充。研究表明,致使助动词和词缀基本上是从一些具有具体语义而非抽象语义的语义成分转化而来。典型的致使结构如汉语的“使”字致使句和英文的“*get*”致使句都经历了一个去人性化的从表具体意义到表普遍抽象意义的过程。

第七章在对致使词汇的原型和对致使结构的理想化的理解基础上,为致使结构建立了一个理想化的认知模式。首先介绍了

原型理论以及论文前面几章的重要发现,而后证明致使词汇的原型是词汇性致使动词。致使结构的理想化认知模式是在对致使结构的深层结构、逻辑结构、事件结构、及物性结构的原型、与作用力图式的关系以及致使运动结构讨论的基础上,利用兰加克(1990)的标准观察模式而建立起来的。本章让我们对致使词汇和结构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第八章对本研究做出了结论,指出了本研究的重要发现和意义。本章重点强调了致使结构是揭示语言、大脑和现实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最后,对本研究的缺点和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进行了陈述。

本研究对致使词汇和结构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同类研究也可以提供相关的参考价值。研究表明,致使结构是建立在经验性基础上对客观世界致使事件的概念化和主观化的结果而形成的。它不会仅以一种较为客观的紧凑的单一事件致使结构表达出来,而且还会由于主观化的结果表现为其他的众多形式,这主要是受了侧面效应、视窗效应、视角效应和隐喻化的影响。历时的语法化也会对致使结构产生语义虚化的影响。实际上,即使是较为客观的紧凑的单一事件表达形式,也是一种相对的主观表达。虽然致使词汇和结构的形式多样,但致使词汇的范畴是由词汇性致使动词所决定的。而不同的致使结构则是共享有一个核心的致使结构的理想化认知模式。

本研究首次从认知的角度全面地对致使词汇与结构的概念化和本质进行了研究,证明认知语言学的取向和理论对拓宽我们对致使词汇和结构的视野是极为有益的,因而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语言、认知与世界的关系也是大有裨益的。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为:其一,用于分析的语言主要是英语和汉语;其二,对致使结构的概念化如果能够经过心理语言学方面的直接验证将给本研究带来很大的帮助;其三,对各语言中众多的致使词汇和词缀语法化过程的了解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

对英汉两种语言的致使词汇和结构的对比分析和理解上有待进一步加深；最后，尚需运用新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对致使结构的概念合成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今后的研究将努力来弥补以上的不足，以便能更好地解释致使词汇和结构的概念化，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语言、大脑和世界的相互关系。

梁晓波
2006 年 12 月

Contents

序言	(i)
前言	(v)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1)
1.0 Preliminary Remarks	(1)
1.1 Motivation of the Study	(5)
1.2 Objective of the Study	(7)
1.3 Research Methodology	(10)
1.4 Organization of the Book	(12)
Chapter Two Literature Review	(15)
2.0 Preliminary Remarks	(15)
2.1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16)
2.2 Psychological and Psycholinguistic Studies	(19)
2.3 Conventional Linguistic Studies	(22)
2.4 Summary	(54)
Chapter Three Conceptualization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57)
3.0 Preliminary Remarks	(57)
3.1 Experiential Basis of the Mapping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58)
3.2 Summary	(91)

Chapter Four Subjectification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95)
4.0 Preliminary Remarks		(95)
4.1 Fundamental Ideas of Subjectification		(97)
4.2 Subjectification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99)
4.3 Summary		(130)
Chapter Five Metaphorization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133)
5.0 Preliminary Remarks		(133)
5.1 Metaphorization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136)
5.2 Summary		(171)
Chapter Six Grammaticalization of Causatives and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172)
6.0 Preliminary Remarks		(172)
6.1 Grammaticalization of Causative Auxiliaries and		
Affixes		(173)
6.2 Summary		(211)
Chapter Seven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214)
7.0 Preliminary Remarks		(214)
7.1 Prototype Theory and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215)
7.2 Prototypical Effect of Causative Words		(220)
7.3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227)
7.4 Summary		(252)
Chapter Eight Conclusion and Implication		(254)
8.0 Preliminary Remarks		(254)
8.1 Original Finding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255)
8.2 Implication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259)
8.3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266)

Appendix	(270)
References	(276)
后 记	(297)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1.0 Preliminary Remarks

Linguistically spea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witnessed three major revolutions. The first one, acclaimed as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Holdcroft, 1991), was attributable to Swiss linguist, Ferdinand de Saussure, whose *Course in Generale Linguistics* (Saussure, 1916) marked the birth of structuralism. It was before long that there emerged a booming of structuralism and it assumed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linguistic community in the following decades.

Suffice it to say that structuralism went on well in analyzing various kinds of linguistic data. Yet, the loopholes of the doctrine of structuralism are also conspicuous. Firstly, it emphasizes the synchronic study and ignores the motivation for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language. Secondly, it declares that there is no direct link between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within any sound image, t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ferent and the reference is arbitrary. Thirdly, it proposes that the subject of linguistic study is langue but not parole. With these assumptions as its cornerstones, structural linguistics can only resort to the descriptive methodology, indulging in the static description of various structural paradigms of language rather than a dynamic study of language. To make matters worse, it excludes any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motivation between a symbol and its referent. In consequence, the structuralism, to some extent, misleads the direction of concrete linguistic study, not to mention to reveal the nature of language.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alism could not help giving way to new theories.

The second revolution was started by Noam Chomsky(1957; 1965; 1981a; 1993; 1995), and by virtue of his leading role, it was identified with his name: the Chomskyan Revolution (Yergin, 1999). Unlike Saussure, who proposes to “study linguistic signs not in a historical or comparative way but in a single language at a single moment in time” (Sklar, 1999: 28), Chomsky aims to establish a universal grammar for the overall human languages. Stimulated by Russell’s question: “How comes it that human beings, whose contacts with the world are brief and personal and limited, are nevertheless able to know as much as they do know?” (Yergin, 1999: 38) He embarked upon answer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is language, how do we acquire it, and how do we use it? By adopting a rationalist’s perspective, he holds t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must necessarily be mentalistic. Based on his innateness or language capacity hypothesis, he suggests that a linguist is always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both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 grammar. On the whole, “linguistics, so characterized, is simply the subfield of psychology